



# 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的美术生态变革

朱刚



## 朝花会客厅

中心化的渠道。大众通常只能被动接受经过层层筛选和诠释的艺术信息，缺乏直接参与和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第四，美术馆的神圣化。美术馆作为收藏、研究、展览艺术品的空间被戴上了“艺术殿堂”的桂冠，这个本应该服务于大众的公共平台被严重“神化”。传统美术馆或艺术博物馆之类的建筑往往采用殿堂的造型，有高大的廊柱、肃静的氛围，营造出一种仪式感和距离感。白盒子的展示模式将艺术作品从日常语境中抽离出来，悬置于纯净、中性色的墙面，要求观众以凝神静观的方式顶礼膜拜。这种静默观赏的“规训”令许多普通观众望而却步。

这些壁垒构筑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艺术世界，尽管它生产过无数人类文化的瑰宝，但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公众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鸿沟。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正是从打破这些壁垒开始的。这些“破壁”行动，使得美术创作与接受的传统范式遭遇了根本性质疑。

数字技术的普及成为最强的破壁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使数字绘画、图像处理变得触手可及；设计软件降低了绘画技法的门槛；AI绘画工具能够根据文本描述生成图像，这些都挑战着“创作”的传统定义。技术的发展，让“人人都是艺术家”从口号变为一种潜在的可能。从单向传递到多维交互、从完整叙事到碎片聚合、从权威阐释到集体共建，所有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文艺生产中来。传统“艺术家”的身份弱化了，创作者、粉丝、消费者之间的角色可以随时转换。

新大众文艺下的美术创作，非常强调媒介的跨界整合。静态绘画可以转化为动态图片或短视频；插画与电子音乐、影像叙事结合形成多媒体作品；游戏原画、设定集成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形态。纯艺术与商业艺术、架上绘画与数字影像、高雅与

时代流变中，文艺星空中始终闪亮着一个核心命题：文艺作品该如何更好地走向大众、拥抱人民？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是一项重要任务和使命。

近日，在解放日报第六期“朝花会客厅”活动中，来自不同文艺领域的嘉宾围绕新大众文艺的关键词——破壁、融合与抵达，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探讨新大众文艺的精神特质与发展趋势。



朱刚在发言中  
本报记者 柏吟之 摄

通俗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美术馆的物理空间也被穿透。360度全景漫游、高清数字藏品、在线讲座、直播导览等数字孪生空间，使艺术展览突破了时空限制；艺术作品不再需要亲临现场才能观看，它们以像素的形式流动在全球网络中；AR、VR技术创造出沉浸式艺术体验，将虚拟作品叠加于现实场景，重新定义“展览”的形态。

在打破各种边界之后，新大众文艺

并非走向无序、野蛮生长，而是在碰撞、交织、化合中生成了一系列全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美学特征。美术创作和美术馆在此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融合”态势。

虚拟与现实的融合，数字原生代对虚拟世界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们的创作往往穿梭于虚拟与现实之间。比如，《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走红全球；《哪吒之魔童闹海》引发高涨的观影热潮……新中式美学的流行，将“国风”“国

潮”与现代设计理念、数字渲染技术结合，创造出既古典又时尚的视觉语言，满足了大众对新时代文化的认同需求。

精英与大众的融合。新大众文艺不再简单地排斥或迎合某种趣味，而是呈现出高度的混杂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潮流艺术”的兴起。那些作品既被视为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又通过限量版、跨界合作等方式的运作，成功进入高端艺术市场。这种高低语境文化的并存，打破了非此即彼的审美判断。

艺术与日常的融合。新大众文艺强调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表情包、手机壁纸、游戏皮肤……美术创作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观赏对象，而是用以表达自我、装饰生活、进行社交的实用工具。这种融合使得审美体验变得碎片化、即时化和个性化，艺术与生活双向奔赴，合为一体。

融合，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生产力。

它通过看似对立元素的创造性整合，催生更有生命力的新型艺术形态。

艺术不再是象牙塔尖的“明珠”，而是撒向大地的“种子”，在广阔的天地生根开花。美术馆也从权威的“展示者”和“阐释者”，转变为激发创新创造的“发动机”和“推进机”，真正实现面向公众的深度“抵达”。

美术馆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重塑新空间，减少压抑感，增加舒适、开放、灵活的公共区域，设置可供休息、交流、进行简易创作的互动空间。

在展览方面，策展打破了线性叙事的惯性，更多地采用体验式、互动式的思路等。同时，还邀请一大批素人走进美术馆。比如，2020年，徐汇艺术馆举办了“凝视·日常——阿籽奶奶的画”，之前从未拿过画笔的74岁老人，在老伴去世后，在孙女建议下开始了画画生涯；2024年，九点水美术馆为汽配维修工举办废品艺术装置展“污机司的奇幻世界——破界艺术展”；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主办的“素人策展计划”，将护士、注册分析师、退休教师等不同行业的普通人请进来，策划一场“由你做

主”的展览。他们都没有经过学院派训练，但他们的策展以朴素的审美和情感赢得了大量的点赞。从素人画作登上展厅到AI绘画重塑创作边界，从传统白盒子变为沉浸式体验空间……美术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众化变革。

在艺术的公共教育方面，也不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双向的情感交流。举办各种工作坊，开设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艺术课程；开放部分数字藏品资源，鼓励公众二次创作；还有艺术家驻留计划、设立众创展厅等多种举措。通过这些方式，美术馆将部分功能让渡给公众，使其从被动的观赏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

美术馆还“走出去”，将美术馆的功能延伸至地铁站、旅游点、社区等，创建“美术馆新空间”；举办融合音乐会、表演、市集等多种形式的艺术节，更深入地嵌入城市的文化肌理，成为文旅商体的“燃点”。

线上美术馆不仅仅是实体馆的简单延伸，还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比如，开发基于馆藏资源的互动游戏，利用AR技术让藏品“活”起来，通过VR构建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沉浸式艺术世界等。

同时，开展线上社群运营，通过定期分享、话题讨论、线上工作坊，将临时的观众转化为固定的会员。

抵达，意味着深度连接，产生共鸣。今天，我们的美术创作和美术馆主动走向公众，在对话、互动和共创中，重新确立自身在新时代的文化价值。

对于美术馆而言，这既是空前的挑战，也是重生的机遇。未来的美术馆，或将不再仅仅是一个存放艺术品的容器，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引擎，一个生产思想、激发智慧、培育创造力的开放场域。它需要在守护人类文明经典的同时，积极地去拥抱正在成长中的新大众文艺。

新大众文艺的破壁、融合与抵达，描绘了一种正在进行中的深刻的文化变迁轨迹，最终追求的是让文艺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系上海市美术馆协会名誉会长

# 一个艺术“素人时代”正在到来

项笠苹



项笠苹在发言中  
本报记者 柏吟之 摄

我在看一些素人艺术家的作品时想到一个词——药方。药方是可以治病救人的方子，其衍生意义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不仅需要医治肉身的药方，也需要解救心灵的药方，而艺术常常被视作这样一副良方。

新大众文艺的一大特点是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甚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艺术中心，不像原来我们要看一个展览就得奔赴个别美术馆，今天我们看埃及展、三星堆展、敦煌展等各种展览、各种场合呈现多中心化的特点，一家独大的可能性已经不再有了。

第二是综合化和复合化。在一家美术馆里，观众除了看展览、欣赏艺术品，还可以喝咖啡、买文创、参加工作坊，自己亲自动手做艺术品，有的时候是听讲座或者直接像在图书馆那样坐下来看书，这种综合化和复合化的服务吸引更多的人走进美术馆。

还有对于新技术的运用。比如，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今年举办的“星光云水——星云大师的笔墨情怀主题书法展”，我们巧妙地运用镜像装置、多媒体光影技术等，全方位地营造富有禅意、活泼自然的展览氛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大师的人生智慧。中国人历来主张“书法要得之自然”，我们用沉浸式影像动态化了一些书法的笔画，一方面让其如行云流水，如龙腾、蛇行，一方面阐述了书法行笔和自然律动之间的关联。在处处可见高科技元素的展厅里，观众观看艺术展的参与度比以前提高了不少。

由此，新大众文艺导向的就是观众中心化或观众主角化。许多观众在观展后会发自媒体或朋友圈，这就意味着一个普通观众怎么看、怎么认为、感受性非常重要。在观众中心化的趋势下，我们也在改变展陈

方式。例如，这么多年在做上海双年展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会把艺术品摆在美术馆外、商场、公园等公共场合，用各种方式让公众看到艺术品，很早便开始探索打开围墙、让艺术破壁的做法，这种理念在新大众文艺时代不断得到强化。

如今，我们正置身一个前所未有的文艺现场，“破壁”旨在打破学院与民间的隔阂，消解雅俗的固有边界，让创作回归本真的生命力。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深度“融合”：传统与当代对话，科技与人文交织，本土与全球共振，艺术门类彼此渗透，催生出全新的美学表达。而一切的终极指向是“抵达”——穿越图层与流量的迷雾，触达这个时代核心的精神特质。它不仅是形式的传承创新，更是情感的深度共鸣。

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今天该坚守什么呢？我接触到的大多是中西方艺术中的经典与传统艺术，它们有历史感、

厚重感，我们所要做的是赋予它一种现代化、时尚化的表达，让传统与现代元素结合，让高雅艺术与民间智慧交融。林风眠的“中西调和”实践即为典范。他在引入西方现代艺术的时候，巧妙融入了中国民间瓷绘、剪纸，甚至皮影等元素，将中国民间艺术与西方最精英、最现代化的表达融合起来。他一再描绘的芦荡、湖滨、山林是对杭州、对家乡的眷恋，他从不拘于某处风景，而是让记忆沉淀、筛选最具特征的部分加以表现，他将西方绘画中的“光影”转化为中国美学中的“气韵”，使画面成为中西精神真正交融的场域。这种调和并非折中，而是一种超越。

给予传统一种更当代的表达，调和历史与未来，这对我们做艺术展览很有启发。我们直接把老子的文字给当代人看，人们可能看不懂、不喜欢，但我们可以用现代的表达方式“新瓶装旧酒”，用创新的方式凸显它的历史感，保留它的厚重积淀。我会将其简化为一种阴阳平衡原则，就像天冷添衣、天热减衣，始终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和”。艺术领

域同样如此。文艺起源于民间，渐渐被学院派采集、提升至十分精致的程度，形成了高雅艺术，当高雅艺术曲高和寡之时，又需要有人将它简化和通俗化。在这样的循环中，艺术工作者所起的就是调和作用。

去年，我们与刘海粟美术馆共同策划了“从上海出发——百年中国油画掠影”大展，从筹备到开幕，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呈现80多位艺术家的250多件画作和各类文献资料，展示只能从艺术史书中看到的中国近现代油画发展历程，真的很不容易。在有限的时间与资源内，我们全力联系各大美术馆、私人藏家和艺术家家属去商借展品，不少作品甚至是第一次展出，展览中难得地涵盖了唐蕴玉、丘堤、李青萍等20世纪优秀却常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

我们也用了一些观众喜闻乐见的新策略。比如，中国水彩画家潘思同《水彩画教学手稿》的色块元素贯穿了展览的始终，20世纪中叶以来，潘思同为了更直观地进行美术教学，绘制了大量的水彩手稿，将色彩原理、构图知识、水彩技法等分别加以绘制，并在一旁做文字注释，他的工作量巨大，但为水彩艺术及美术教育留下了珍贵的范本。我们受到启发，在美术馆入口的玻璃立面根据其教学手稿的创意贴上了彩色贴膜，尤其在两层玻璃重叠之处又产生了新的色彩效果，很好地展示了色彩原理。另外，我们为每位参展艺术家设置了个性化色彩。百年来表中的每个年份也被赋予了一种专属色彩。这样的展陈设想通俗易懂，呼应了油画是捕捉色彩和光的艺术，但我最想强调的是，是通过潘思同教学手稿所呈现出来的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文明互鉴的智慧之光。整个中国油画的发展史，其实是由教育推动的时代发展缩影。可以看到，几乎展览中的每位艺术家同时也是艺术教育家，他们抱着以

艺术救亡图存、提升民智的理想，希望“用艺术唤起民族的精神，用文化唤起民众的觉悟”，他们也是时代之光。许多参观者在布展的巧思中领悟到了这一点，在观展时心领神会、会心微笑。

在价值观上，我们应坚守原则：艺术品必须表达真善美。释迦牟尼说“一切都是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博伊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还有孟子主张“人性本善”等，任何一件艺术品能够感人，都是因为让人们看到了一些真善美和发光的东西，从而触发了观众心中的真善美。我们的文艺目标就应该是通过展陈的形式，让艺术作品触达人们的内心，形成共鸣。

我在做一些展览时常会很感动。比如，去年在筹备“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展”时，发现这两位艺术家在遇到时代和生活上重重困难时，始终坚守了艺术初心，正是因为这份坚守，使他们的作品得以传世，受到时代认可。当时完成策展后，我写了一句话：人品决定一切人事的品格。这一感悟在后来的展览中不断被验证，星云大师在书法里反复表达如何去给予、如何去帮助人，传达的都是这样的真善美内容，这让许多观众深受感动；刚才提到的水彩画家潘思同，因自觉普通话不好，为保障教学质量而画了大量课堂手稿，他笔下的自然之光在百年之后成为智慧之光、人性之光，于是我想，要通过策展，让每件艺术作品散发让人心领神会的“艺术之光”。

作者系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策展人

特约刊登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